

正道

第二卷 第一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追本學會主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印行

！徵求各地代定處！

本雜誌自本號起，增加印額；爲廣播教義，及便利各地閱者定閱起見，徵求各地代定處，如有欲任代定者，請向本社發行部，索取詳章，一定得到滿意的回答；代定後有豐厚的酬報！

北平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啓
牛街

二卷一號目錄

KHARIE禮拜寺	插圖
迎新月	插圖後
寫在二卷之首.....	編者(1)
從上而下呢？從下而上呢？.....	迅(3)
穆罕默德與耶蘇(續).....	之隨譯(7)
回教教育的各方面(續).....	詛襲(10)
犁村的石碣.....	透滴(15)
H大學的幾幕.....	蓮(19)
通訊	
印度回印教徒在政治上之糾紛	
.....	海惟諒(24)
調查	
德勝門外大關法源清真寺.....	張旭初(30)
補白	
刹那間的真理.....	勁(29)

能解決看
月風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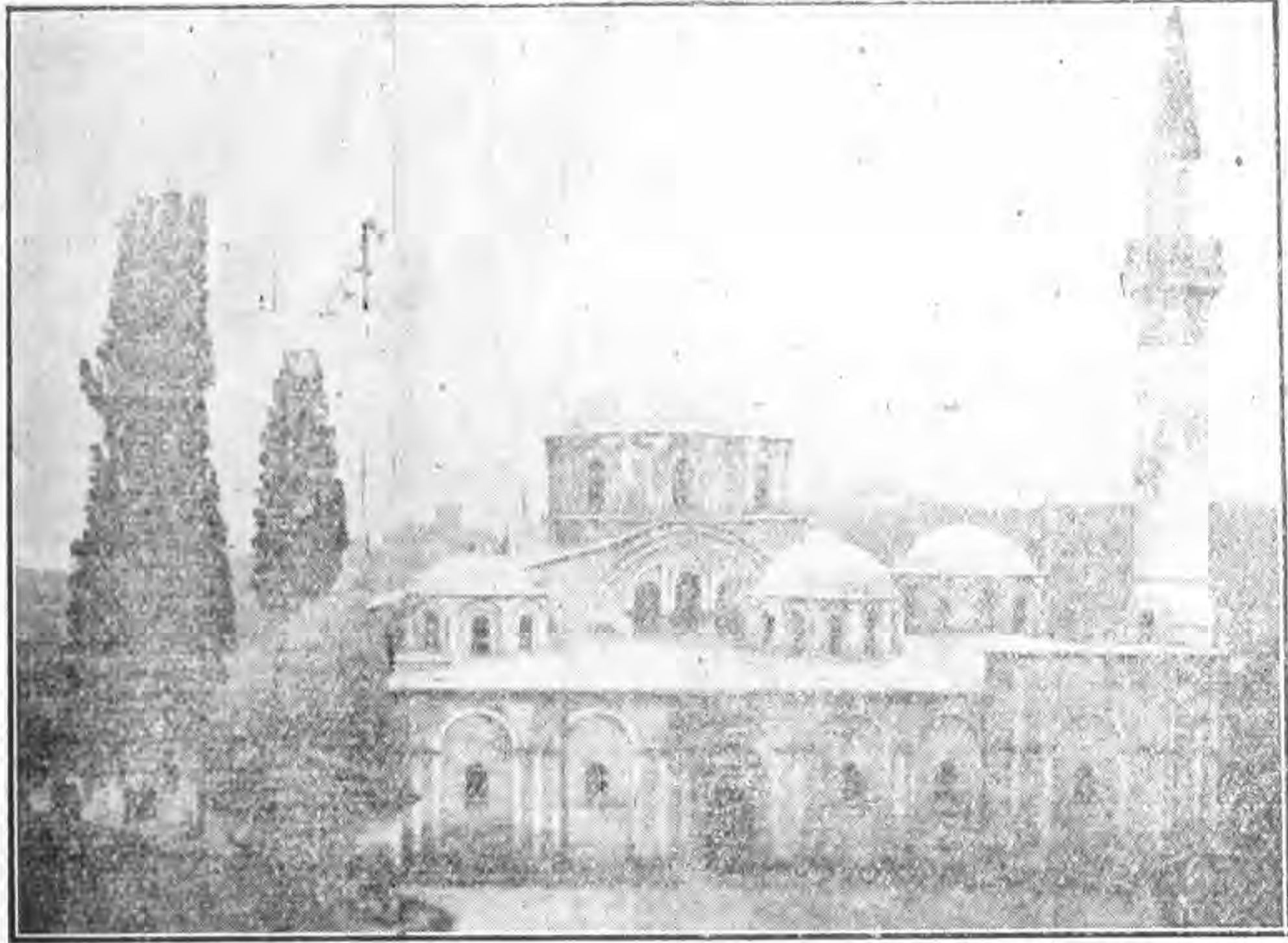
(尋) (月) (指) (南)

現 在 出 版 了

能使封開
齋一致的

清真教封開齋的日子不能一致，這是一個最大的污點，考查他的原因：一由於各寺司鐸心理不同。二無專書確定尋月的日期，以備參考。三無統一機關以規定其時限。是以每到了欽命的貴月，必參差錯亂，鬧得天翻地覆。好了！有一位陝西馳名「阿林」紅毛丁阿衡的後裔，世世為德勝門外馬甸清真寺「模按金」，現充廣育學校校長，丁子瑜先生，鑒於封開齋之錯亂，甚為痛心，遂細心精研舊曆小大建之格局，預測其合朔時間之早晚，妥定「善科愛」的日子而尋月。為表三十，運用無窮，雖至世盡，只須有朔望之頒布，即無感尋月之痛苦；蓋先生之所規定，仍係遵照聖諭而聽天命，既無定月之嫌，又無延遲之弊，誠一舉而三善備也！先生於新舊派之謬點，詳舉廢遺，全書四萬餘言，將過去之一切失誤，未來之途徑，一一指出。預計斯書問世，當必風行海內，非但各寺司鐸須詳加參閱，即篤信教民亦應各手一篇也。每本原定價五角，今為使該書普遍起見，特減收一角，實售四角，郵費八分半，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北平
牛街 清真書報社啓



RAHRIE 禮拜寺

迎 新 月 遲

寒冬的晚上，
夕陽才落下西山；
一鉤新月，
現出天邊。

新月給帶來些苦味，
似把人們貶入乞兒間
空虛着飢腸，
乾望着珍宴。

和平的信徒們，
懷着企望；
翹着首西望，
雀躍，欣歡。

餓火燒着軀壳，
焦慌集上眉前，
躬身參與了苦痛，
酸味自行個體驗。

新月的光影下，
似啓程登上馬鞍，
渡那無根的沙漠，
尋不見清泉。

新月又帶來快樂，
一年一度的休閒；
十一個月的勞作，
這個月停住輪轉。

越過荒田漫野，
穿行谷嶺山間；
哪兒不見人家，
哪兒也不起炊煙。

征夫倦了長程，
新月重現出天邊，
似繞指柔的精鋼，
經過了錘鍊。

一月九日作

寫在二卷之首

編者

本刊問世，瞬經八月。以同人能力之微薄，又處惡劣之環境，雖其出品庸陋，不足以鑒讀者之期望；而努力邁進之心，未嘗少間。此則慚悚之餘，差堪自慰自解者。海內外教胞，不因本刊之謔陋，遂爾遐棄，或惠賜稿件，或遺書嘉勉，訂閱紛紛，有增無已。同人獲此，益信吾道不孤。是又於感愧之餘，油然而生奮勵之情矣。今者一卷已終，二卷開始，溯往思來，有不能已於言者，聊爲我親愛讀者一陳之。

過去八月中，同人所供獻於社會者，舉其大要，則關於實際問題方面有辦學，正俗，女子剪髮，東北日禍，新舊之爭諸篇；教義與教育理論方面有伊斯蘭使人作什麼，古蘭批評，伊斯蘭如何發展，怎樣研究伊斯蘭，伊馮尼斷法，伊斯蘭婦女速醒，知道了，回教教育等文，科學及文藝方面，佳作尤多，其餘稚園，調查等欄，亦不乏雅潔確實之文字，而教義欄中譯著多種，其新穎豐富，更爲時下伊斯蘭出版物中所罕見。吾人所以若是不憚煩而縷述之者，其意非在誇示於人，要

使我視愛讀者一識其努力之趨向而欲求一公正之批評與指導而已。

本刊宗旨，已詳見創刊號開場白中，勿庸重述。然猶有兩點竊以爲伊斯蘭刊物應負之使命，卽「打出去」與「吸進來」是也。所謂「打出去」者有二義：一曰民生地域之開闢，一曰宗教勢力之擴張。穆斯林之生活，局限於狹隘社會中者已久，生計日蹙，莫窮其由。舍側身於大社會，更無良策。伊斯蘭定期刊物，應指導民生之改進，并示以入大社會之門徑。民生之地域既闢，宗教之復興可期。伊斯蘭對外無口頭宣傳，不獨勢力難張，抑且爲人誤解。所賴伊斯蘭刊物，藉文字之媒介，將伊斯蘭之精奧，公諸世上，深入人心；則伊斯蘭之勢力，行見遍布宇內，皈依者日增，不亦盛哉！故伊斯蘭刊物應以篇幅之半，作對外宣傳，以圖勢力之申張，對內曉曉，所不取也。所謂「吸進來」者，蓋指學識而言。我國伊斯蘭教育之落後與民智之錮蔽，爲不可掩之事實。學識既不能與常人等，則其在社會上之地位必卑，伊斯蘭時或見輕於世，此其大因也。根本挽救，固有待於教育之振興；然欲其收效速而流譯遠，則仍以借助於刊物爲要圖。夫學問智識，浩如烟海，

豈雜誌區區篇幅所能及其萬一？若啓發求智興趣，介紹讀書方法，則本刊不揣鄙陋，願任其事。倘因此而稍有補於穆斯霖之民智，斯又伊斯蘭之大幸矣。

吾人檢閱過去之工作，并略定以後改進之方法，謹綴數語，以實卷首。

從上而下呢，從下而上呢？

迅

自從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後，中國的伊斯蘭，也像其他事業一樣，受革命高潮的激盪，慢慢的從酣睡裏打了一個欠伸，有些醒意，除了那些愛教的志士在各地認真努力工作，是件可慶喜的事外，還有從社會的表面上可看出進步的，就是常見着報紙上登載些政治上名人，也有幾位是穆斯霖。像馬福祥，馬鴻遠，白崇禧，馬君圖等，有神經過敏的，便以爲從此中國伊斯蘭，就能大大的發揚；教胞的痛苦，便能解除。也有些帶悲觀的先生們，細心的注意着政局，担心着變動，惟恐幾立回教名人的地位的不利，便要影

響到中國伊斯蘭。這幾位在政治舞台上的穆斯霖，於是便成了封建社會中的英雄式的人物。但這是誤認了。幾位的官運如走得好，我們教胞固是樂聞，倘不幸有所遷動，那是個人的進退，與伊斯蘭不生影響，因為伊斯蘭是宗教而不是政黨。

故去一三三九年的先知——穆罕謨德——他是為宗教最精誠忠懇的人，他的一生多半被人壓迫，被敵人欺侮厄困，常以宣傳伊斯蘭被人追逐被人石擊，被人圍攻；但他總是忍辱，他常常不去抵抗。而西洋史上還要加上他身以「武力傳教」的惡語。但是伊斯蘭究竟是個和平的宗教，別的國家不必說，且以中國作證，以中國說總沒被伊斯蘭的武力侵畧罷，然而中國伊斯蘭現今會有幾千萬；雖然在清朝初季及中季屢遭摧殘。中國穆斯霖們既不憑藉政治勢力，又不用武力宣教，教勢依然發展，可見和平的宗教，並不存侵畧的內質，也不是完全依政治力提拔起來的，這是我們應留意的第一點。

中國伊斯蘭的復興運動在此萌芽期中，其人才本來稀少，其基礎不堅固，其力量亦很有限，其方式亦難免幼稚。然而既將一切希望，全寄托在這小小的嫩芽中，對此嬌弱的芽苗，不得不用

法去培養去灌溉；於是凡有此心，同此志的穆斯霖，全負着愛護，濟助這嫩芽的天責。不論其爲男子或是婦女，也不問他的階級與職位。同是爲伊斯蘭的工作者，同是負扶助復興運動的同志；那末他是個學生也好，工人也好，是個政治家也好。在政台上的穆斯霖，也有他的工作，或是他擔任部分特殊的工作。他們會給伊斯蘭一點促進，但不可對他們存過奢的希望，在復興運動的集團看起來，政台上的穆斯霖也不過一部份工作的角色而已。這是應留意的第二點。

中國所患的病和中國伊斯蘭所犯的病症差不多。中國之所以一切無望，由於大多數國民之貧、弱、愚、私，浮盪在上部的受過教育的人數既少，又不肯努力。大多數的國民陷在污濁的泥澤中自己振拔不出來。所以在上者儘管喊乾子噪子，民衆也無由聽見；社會上知識份子儘管增多，也救不了危傾的頹勢。中國伊斯蘭呢？所有病症是應有儘有，而所可貴的是全有一腔愛教的熱誠；然而這熱誠若不循正當出路而行，往往被人利用。以往的回教俱進會，便是這樣一個機關，藉重些政治力量，無認識，無計畫的在北平立了本部，在各省縣立些分部；表面上發些報，來往些

函件，皇皇堂堂好不威風，而實際都作些甚麼工作？還不是供了野心家的利用？後來還有人看見「小徑通行」，又立些相似的團體。這些由上而下的會社，究竟能給中國伊斯蘭些甚麼供獻？以往的不用說了，今後我們要認清了道路，以免再蹈故轍這是我們應注意的第三點。

凡是革命或改革運動，全是艱困辛苦的事業，從事者目標要遠大，主張要適時，意志要堅定，組織要完密。不從運動中謀私利，而自運動中求公利。不在運動中享優遇，更須因運動受犧牲。再持之以長久，奮闢求澈底。一點一滴的不放鬆，一尺一步的向前進；時機順利或能急遽發展，時處逆境，亦當努力不懈。不必汲汲的謀全部的成成功，祇求弄穩小部的基礎；積恆經遠，精誠所及，自能引起多數人的信仰與擁護。所謂「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立的須遠，勵行須久」這種由下而上的道路，是一切事業成功的秘訣。中國伊斯蘭的復興運動其所取徑，也不能外乎此。這是應注意的第四點。

近來各地青年志士不少從事於伊斯蘭復興運動，然常因道路不擇，以致失敗。倘能改弦更張，從下部基礎建設起來，中國伊斯蘭的前途發展

，寧可限量？

穆罕謨德與耶穌 之隨譯

(續 前)

福音的著作和它的傳移的故事，是大不相同了。在1859年所得到最初的原稿是用希臘文(Greek)寫成的，據說是在耶穌死後，第四世紀之中葉所寫成。因為它是在新乃山(Mount Sinai)的開宰林寺(Convent of Catherine)所得，所以它就是人們所知道的新乃唏克斯(Sinaiticus)。又一部是我們所知道的，亞力山準那斯(Alexandrinus)現在在英國博物院是屬於第五世紀的。另一部叫作外唏敢堪(Vatican)屬於第四世紀但是不完整。以上所說的三種就是主要的三部原稿。關於它們的情形和可信性，以下我寫下德姆陋牧師(Rev. J. R. Dummelow)的話，不是批評，乃是一種評釋：

「起初，福音的作者是用希臘文來寫耶穌的言行的，可是耶穌所用的語言，差不多是阿刺麥話(Aramaic)的。這些作者或是抄寫者大約也

沒有一些意見表示，他們的記載是超於他們所熟悉的教會的。」

「說到保羅也是一樣的。現在所最被珍視的他的書札不過只是以他們所熟悉的教會為定向。那些最初抄寫者之對於這書札，並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神聖。」

「在近世紀來我們也找不到對於舊約表示之神聖的重視。一個抄寫者有時會將原來的字句遺下而添入他所以為應當加入的。他信賴於易變的記憶或者他甚致使本文只合於他所屬的教派。此外，所存的抄本非常的多。在耶穌教最初創作者之敘述與引用文之外，按我們所知道的有四千希臘文的新約的抄本存在。所以對於它的研究法也是耐想的了。」

對於這樣不小心的傳達和抄寫者的添改的文件，要有何等的信賴呢？甚致其著作之由來與日期也是不一定的。純正的福音的第一個就是所說依據馬太的，馬太是一個使徒。但是那章福音不是他寫的，乃是為不識者所作。按以上所說的那評釋者，他所說的馬太福音之由來是這樣，或者馬太曾用希伯來文寫了一部聖書「Logia」為他處所無，而到了耶穌降生後 130 年白皮亞斯(Papias)

寫了關於這書的文章，使之名譽雀起。「關於這聖書的希臘的譯文，作者似乎是用了這樣的意譯，他稱他的已作是「依據馬太，那樣的承認他對於使徒的義務。馬太或者曾寫過一章書但是除可參攷於白皮亞斯之外，別無可考；其他不過是臆測罷了。關於那第一章福音之作者有這樣一部書或是一部希臘文的譯本是沒有些須的証明的，他也沒有作任何的意譯。所臆測的不過只是根據他稱之為依據馬太的事實，但是如果他只得有馬太的口傳也未必不能作得成。

第二章福音就是馬可，他是彼得的伴侶。下面的證明是耶穌死後103年白皮亞斯所記載：

「馬可作了彼得的譯員以後，雖然他不是將耶穌的言行按次序的記載下來，可是他寫出了他所記憶的。因為他既未聽過耶穌的教訓，又沒有隨從他。他不過只作一些耶穌會話的敘述。」

假設我們承認這種證明，馬可的福音可以說是根據於彼得的口傳，但是假使這種證明不能確定，現在這福音確實係馬可所寫，較高的批評所主張他只是現在這福音的中心的作者。

「路加也不是耶穌的門徒，他不過使徒之徒罷了，並且據說他隨從了保羅。關於路加福音，

沒有疑惑的，它是最後寫成的。至於前三章福音寫成的日期確切的主張是差不多在耶穌死後70年，但是也有認為在更近的。關於馬太福音寫成的日期，據說整理齊全是在耶穌死後130年的時候，如果認為它是在較近時期寫的，那末，有幾章也是後來插入的。關於路加福音的日期，結論是這樣「最遠不過耶穌死後100年而最近不過在耶穌死後110年左右。」(宗教百科全書)

回教教育的各方面 訊 峨

4. 宗教訓練的教育 (續)

以下講到宗教訓練的教育之實施辦法：

(一)課程 施行宗教訓練的教育，用不着高深的學理，那麼課程標準，應訂得低些，以易於普及。課程的種類，有下列各項：

A. 阿文 據經驗者談，通阿文至少要十年功夫，這當然不是一般穆欺霖之所需，亦非力之所及。專為受宗教訓練而學阿文，初步拼音之外，不必另要讀本，只消把應用的祈禱語及經典的重要章節，明了其字音字義即足。阿文的文法，修辭，固不必學；即教義等功課，也一律用譯本，

以免受文字難澀的痛苦。

B.教義 伊斯蘭的真諦，完全包括在可蘭裏邊，果能把全部可蘭用淺顯的語言講述出來，使穆斯霖們確實的認識伊斯蘭的面目，其功績且較修建清真寺為尤大！我們主張以可蘭為教義的唯一教材，反對一切儒家化理學化的教義理論，他們把伊斯蘭的光明，用迷霧籠罩住，使人永遠看不清。

C.教律 穆斯霖之信教，早已有名無實，恪守教律的人太少。這是一件不必諱言而最可惋惜的事，同時還是伊斯蘭興衰的大關鍵！教律之所以不行，一半由於不知。此處所謂知，不是只知教律的條文而已，應進一步使知訂此條文之用意與所以要遵守的理由。所以灌輸教律的智識，以肅宗教的紀律，也是宗教訓練的急務之一。又伊斯蘭教律，有時犯人各一詞莫衷一是的病，宜澈底研究清楚，勿使發生歧異。

D.宗教儀式 儀式重在練習，不須多講理論。最好利用伊斯蘭各節日，授以應用的儀式，則所學即所用，收效極易。

E.宗教史及比較宗教 這兩項都不列入功課裏，可採用公開講演為方式。宗教史的取材，須

竭力減少神話的傳說，比較宗教則以不曲解他教教義，勿引起教爭爲前提。

上述的課程，還只是一個輪廓，此時當不能訂一個詳細的方案。

(二)教育機關 過去的情形，禮拜寺應負宗教訓練的責任，而置之不顧，私塾式的經學，竟聊膺此缺，直誤盡宗教訓練的教育！這是第一期。民國以後，伊斯蘭所設的小學漸多，都在課程裏邊，添一項阿文或教義，以爲這就是對穆斯霖的宗教訓練了。殊不知勉強把阿文或教義加入普通課程裏，地位不高，時間又少，學生對於他，恐怕和上黨義課一樣的枯燥乏味。若遇着一個腐朽的教者，更不知要糟到甚麼地步！這樣忽視宗教訓練的教育，還談什麼發展宗教呢？這是第二期。私塾的第一期和附庸的第二期，既都不滿人意，此後應走入第三期，即使宗教訓練的機關學校化與獨立化，定名爲「伊斯蘭民衆訓練學校」及「伊斯蘭講演所」，以禮拜寺爲校舍。穆斯霖到禮拜寺去受宗教訓練，觀感一新，最易受環境的薰陶而堅確其信仰。學業之攻求既專，各種宗教儀式之演習又極接近，收效之大且速，是不待言的。不過禮拜寺裏說了訓練學校，勢必牽涉到禮拜

寺的組織。組織應如何變更，茲且略而不論。

(三)修業年限與年齡 以每日上課二小時論，一年為修業期滿。至於年齡，凡成年人未經宗教訓練者，不拘長幼，隨時可令其入學。兒童以十二歲至十五歲為受訓練之適宜年齡，在伊斯蘭勢力下的小學校讀書的兒童，則斟酌其程度，規定某年級兒童已屆受訓練年齡，送其全級兒童至訓練學校入學，管理上又可省力些。

(四)師資 能擔任宗教訓練的教師，其資格最低限度應是：(1) 對阿文，教義等學問有相當的造詣，授課綽有餘裕。(2) 善用新式教學法，——至少非注入的——不致戕害兒童的心智，且能用循循善誘的手段，引穆斯林們真正的踏入伊斯蘭之園。(3) 教者須以身作則，言動一以教律為準，品行稍有劣點者，絕不容其存在。(4) 思想不背乎時代，改正年高或道貌的錯誤崇拜，只以真優的學品作標準。老方丈與老神父，早已成了討厭的表徵，我們切不可蹈其覆轍。資格是這樣的嚴，人選自然很難，非立專校造就不可，留到下節「宗教人才的教育」裏再談。

(五)經費 按照上述的計畫作去，所需經費必多，若仍恃自由捐助，不但數目不足也不能維

持長久。最好是辦生產機關，用贏餘作學校經費。以牛街一隅而論，每年食粟萬千，需布萬千，……詳細計算起來，消耗量甚大。如果各項物品，都設公司經營，不使利權外溢，則一切公共事業，——宗教教育當亦包括其中——不再感籌款的困難。此事之能否作到，要看宗教的實力如何而定。作者人微力薄，不敢倡行，姑獻此議，籍作有力者之參攷採納而已。

(六) 厲行的辦法 假設說，伊斯蘭民衆訓練學校，經費有着了，師資選好了，一切的一切，都順利進行，學校開幕了，一般穆斯霖不願去受訓練，將奈之何呢？要解決這個難題，又要扯到本題範圍以外去。說起來尤其傷心的是伊斯蘭的紀律，現在已破壞無餘。以嗎木也好，掌教也好，阿衡也好，有那個穆斯霖肯受他的管束？宗教機關如果發號施令，有誰來服從？所以目前的急務，是整肅伊斯蘭的紀律，重新建設起伊斯蘭的社會組織。有了紀律，有了組織，一切教務，都容易進行。宗教訓練的教育能不能施行，也以此爲先決條件。一個穆斯霖，如不受宗教的訓練，就應擯斥於伊斯蘭社會之外，剝奪穆斯霖應享的權利，如不許他入伊斯蘭辦的普通學校，不許他

和穆斯霖結婚之類。這是說宗教紀律，對推行宗教訓練的教育，可予以幫助。至於伊斯蘭紀律如何維持與伊斯蘭社會如何重建，本文亦暫置不論。

(未完)

犁村的石碣

遜滴

前年年底颶大風，颶了七晝夜，許多地方都受災了，尤其是那些多年的大建築，古樹都坍塌了，都推倒了；獨單在災區中心的犁村沒受一點損害；除了村之極南端新由改家橋遷來的木匠改三住的兩間土房塌毀了，他門前的幾棵枯柳折斷了。

厄運的改三無處棲身了，風平之後，經過幾度的接洽和央求，暫搬到本村富翁王繼祖的墳房裏居在；王富翁特別開恩，准他住房不納租，但必須切實負責看墳，並於每天早晨要替王宅打掃庭院，逢集的日子幫助馱子上集馱東西。

改三搬到墳房裏的第一天晚上，他到牆外去撒尿，未及走出塋門，就被一件東西絆着，跌倒在地，他以爲是有鬼作祟，直嚇得尿也不敢撒，

狠命的跑回屋中去了，一會兒，待定了定神之後，好奇心把他的胆子稍稍壯起點來，立意去看到底是什麼東西絆他，「好奇」和「恐懼」又在他心裏戰爭了許久，結果根據着「窮不怕鬼」的定則，決定去冒這次險。於是點上向趙掌櫃的討來祭完神贖下的臘頭兒，顛巍巍的走出來，好像偷兒進到人家偷盜一般的察看了一遍，絆他的東西敢則是一塊埋在土裏而露着尖的黑石，看那情形是被大風把上層的砂土吹去才現出的，改三見了這黑石之後，神不自主的，掏出他那防身所用的小鐵棒沿着石邊往下挖，挖一挖一終久是黑石。後來似有所覺悟一般，想道；地權攸關，不可擅動！他累得渾身是汗，補行撒尿之後，回到屋中倒頭便睡了。

次日早晨，改三在王宅執行完了當爲的事務，等待王富翁起了床，把這事一字不諱的稟上去。王繼祖聽了之後，以爲墳地的事有開祖宗，趕忙派人去調查；因爲道路不遠，用不着花車錢，午後也親自去了一躡，看見這鬼黑石也很奇怪，心想道：「有財也不定！」命改三往下再挖，已然挖了五尺多深三尺多長的溝，依舊是看不見邊的黑石。天晚了，富翁祇好回府，臨走時切切實

實的囑咐改三要小心看守。富翁對這事念念不忘，又過了一天，找了幾個村中的壯年去刨石，村裏人對於富翁的吩咐那敢違拗；好在莊稼人缺不了農具，你一鋤我一鎬的刨了一整天，結果刨出來的是一個大石碣。石碣上有模模糊糊的字迹，村人不認識是什麼，趕緊請富翁家的塾師張尊孔來辨認，他來了看一看也是莫明其妙，不住搖頭，戴上眼鏡又仔細的端詳了一番，末後他哼道：「這不是中國字呀！既非真草，又非隸篆。」圍着的好察事的人全怔了。聰明頭腦的李老友，用他那自稱百發百中的推敲力，推敲了一會，對大衆道：「這一定是風神爺的旨意，不然怎麼別的村受風災，咱們獨免呢？……王老爺的造化呀！我們都沾了他的光啊！」王富翁因為沒達到刨石的目的，滿心不高興，後來聽得這樣恭維的話也就轉怒爲喜，贊成他的話，張老師從中附議，於是李老友這話更確實而可靠了。

一傳十，十傳百的傳揚出去，全說犁村有神碑佑護。外國來旅行的考古家也知道了，跑去一看，猜這碑碣上字是古代巴比倫的楔形文，他們研究學問的心盛，想把這石碑運走，王富翁聲稱墳地的事有關祖先，又怕破了風水不利子孫，

絕對不許；洋人明白其中就理，掏了三千圓爲王富翁壽，識趣的富翁也不再談什麼祖宗，什麼風水，洋人卒達目的了。

闔村的人全記念着這回事，因爲運走石碣的時候洋人給幫抬的人每人多加五角錢。王富翁更是樂不可支；三千圓賣出一塊黑石，真是利市十倍的好買賣！王富翁至今提說起來還眯眯的笑呢！

石碣陳列到博物館裏去了。有好幾位博士費了半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把石碣上的文字譯成今文，不過這石碣太年久了，許多字都剝損了，所譯的也是零零落落多不成片段，經地質學會把牠譯成中文爲明瞭碑文原意起見，把其中最爲完整的一段，紹介在下面：

.....子孫.....
愚民政策，飯碗不破。.....
 一切衆生，渾渾噩噩；各安其心，
 各納其課。我享其獻，是誠福樂！.....

 親近長官，博其心歡，以爾奇珍，
 易彼金錢，妻孥肥壯，身心得安。.....
 咄嗟！.....知能致禍，.....
 無才是德，.....如不獲已，

亦可微學，上達爲仕，隨流逐波。
吁！切記！……………順風轉舵！

……………
涼薄寡恩，不失爲人，風塵碌碌，
善我自身；彼之衰亡，更何苦問？！

……………
……………爾其欽哉！

H 大學的幾幕 蓮

一位年約四十餘歲的教授，穿着一件綢子大衫，在一間西式的課堂口中不住的講授，態度却還積極。他這一副眼鏡竟折得這課堂滿室生輝，時間已是上午十一時了！

在座的學員雖不過十數人，但已充滿噪聒的空氣了！看小說的，睡覺的，還有些三五成羣的聚談，仿髡是在開秘密會議。聽！街上的車馬聲，小販聲，鳴！鳴！鳴的一陣大噪，那便是大人物常乘的汽車聲，這樣的描寫起來，已經給我們一個暗示了，但我還怕你們有些模糊不清，于是再用耳語微微的告訴你們，——這便是日大學裏的國文堂！

「外國人拿出錢來請我們中國教授來讀中國書，講什麼文化侵略，他們侵略的手段究竟在那裏？」教授這樣洋洋得意的說：幸而好座上居然有一位學員起來質問：

「那麼他們花了這麼多錢，究竟到中國作什麼來呢？」

「他們是爲傳教來的，辦教育便是他們的善舉之一。」

「那麼日本國爲什麼不許他們設立這樣行善的學校呢？」

「那……那……也許是誤傳吧！」

這位學生到還機警得很，見着教授粗着頸，赤着面，有些答不出，他便也不再問了！

學校的門房出了新奇佈告，多少觀衆圍着來看寫着什麼：

「本門房奉神父諭，不準閒雜人等在此逗留，違者定當重辦。」

這種佈告使外行人看來，簡直莫明其妙。本市的學校又不曾受軍閥的割據，這種軍令式的佈告，從何而來。L君問我神父在學校裏是做什麼的？我竟答不出！

記得前幾年，在我們W縣去了些傳教士，身

上穿着紅邊緣的制服，後面還跟著兩個外國人，服裝雖似白俄，但是面貌確還莊重，外國的傳教士首先唱了幾首詩歌，接着便是中國傳教士的演說，詞雖不美，說得到還動聽。腦子簡單的鄉下人，太可憐了！一連不多日，便有十數人入教，自然彼此相傳，越來愈廣，大教堂在先幾年也蓋起來了。究竟他們對教的認識怎麼樣！信從的目的爲何，咦！宗教是什麼還不知，講什麼目的，和認識？既不識國際的關係，何由知道什麼是侵略！我的口雖大，但也無從勸起，只得在一邊生氣！轉而一想，這也難怪他們，因爲他們的智識簡陋，思想簿的，罪他們也是徒然的。

一面花樣精致的小門裏，裝滿了一些青年學子，似在聚談。你看聲音雖是嘈雜，精神確是齊整，一個北方口音的向着對面的同學談得正在起勁，戴眼鏡的 C 先生忽然插嘴道：

「入教後有沒有津貼？」

「大概有罷！」

「月間多少？」

「這到不詳知！反正他要另眼看待，是不消說的，C 先生你家裏經濟又很充裕，何必來投這機」

「瞎！充裕什麼！這本是馬馬胡胡的事，講什麼投機，潮流是如此的，我們若不能隨機應變，豈不是不知時務了，外國人總是看我們傻，我到不知是誰傻！」

C君的這一席話，到說得這全室寂寞。

走過來的張先生，向着大衛陳表示了很柔和的一笑，接着便說：

「昨天你聽了我們講以後，你可曾完全領會？」

「謝謝你，張先生！您所講的我全都領會了！是不是馬上就可以入教！」

「那好極了！明天我告訴李神父說給你領洗便了！」

「好！謝謝你，再見！」

他們走後，我便暗想道：「有智識的大學生，也不過如此，原來和鄉下人沒有分別！」

臨放暑假的幾日，天約六時多了，H君一人，獨坐在自己的房裏，神色頗不平常。每天我到他這房裏來，他總提談笑自若的，所以我們每談便要用三四小時之久。今日的現象奇怪極了！屋裏靜悄悄的鬚鬚是在萬籟俱寂的深夜似的，噓！噓！的表聲奏得清脆響亮。其餘的只有屋外的雜聲了，我起始還想他一定被同學的罵了！也或是

被打，繼而一想，不會的，H君在同學中素稱和善的，打架的事，絕不會有，但是我雖問了他多少次，他總不肯告訴我，所以我只得慢慢地走出。事逢其會，晚見着K君，他竟詳知其情，他說：

「你知道H君的家境赤貧，他所以能在學校支持，全賴着朋友們維持的，今天早晨他去見E先生，要求在校服務，籍得些酬金，這不是咱們學校中向例的情形嗎？可是E先生竟問他是否是教徒，他當然忠實的答覆了。但是他的請求，便馬上被拒絕了。你想這是多麼傷心的一件事！」我便笑了笑說：

「他要爲這傷心生氣，真是再愚沒有的了！他自己根本的不細細想想，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在學校是何等的地位！就髻髻那天來的那八十多歲的老家長似的，他問神父說：「你們學校裏教徒和非教徒待遇同不同？」這真是蠢且愚的廢話！傳教的人，既不會那樣傻，信教的人也不會有同樣的愚。教育和宗教雖不是一回事，在這裏却有連環性。我們要知道這種教育既是由宗教產出，宗教焉能不是牠的前提。就像是向街上買賣的小販問是不是賺錢的一樣。」

K君聽罷便也笑了笑說：「文化侵畧真是厲害得很。」

八月一日

印度回印教徒在政治上之糾紛

海維諒

是的，前次我寄給正道的稿子，題目是「中國回教將來應有的趨向。」可是過了兩三星期之後，我也記不清那篇的要義。大約裏面曾指出來中國回教人固守「閉關政策」這種本是應當打消的。我們應自學術上，政治上，交通上與外國同教通往來，發生關係，以便得到互助的利益，我們更應該將自己在中國所受的待遇，所站的地位，及目前的狀況，用各種方法，宣告給海外的教胞；也應該時時在英，阿，印，……………各種文字的報紙雜誌上，詢問我們那些世不會面的教胞近況。可是這熟睡的中國回教人，還沒有覺醒，他們完全不把自己的教胞，放在意上，自己不肯將情形告訴那些渴望的親友，也不願聞各地教胞的近況，這是何等不自振的氣象啊！

喂！熟睡着的中國回教同胞們！我們應該順

着世界的潮流向前進，我們應脫出習俗，開開大門，走出來，詢問世界各地弟兄們的景況。如自己不願將自己不幸的境遇，宣告給那些遠居異域的兄弟，但是也不要緊閉着大門，使各地的弟兄有良好的機會，吐露各地的情形。喂！中國回教胞們！大家知道，現在，印度，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埃及，南非洲，及其他各地各國回教同胞的情形怎樣嗎！（我不敢提說，土耳其，因彼處馬宏道君所知情形，較我詳細）你們若願知曉，各地的教胞是很希望與你們發生關係交換刊物，時時通信的。尤願將日常生活報告大家，你們要聽嗎？我且慢慢的講來，現在先從印度講起。

讀者們！你們知道嗎？印度是中亞細亞的大國，在世界上就面積及人口方面講，除中國而外，印度算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了。他們的東南兩部，都圍着茫茫無際的大洋，而惟有北面聯山，這山就是喜馬拉雅山，因為這一山之隔，所以中國及印度，儼然成了兩個國家，民族各異，言語各異，文化各異，社會組織各異，以致日常生活也是各異。可是，讀者們！你們須知道，在民族、文化、語言、社會組織及日常生活各

異的印度中；現有八千萬的回教弟兄，他們在此國中掌執了八百年的政治上的牛耳他們造成了特別文化；他們創製一種新有的語言，他們在建築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他們在學術方面，有很大的功勞，他們的政治勢力，雖已被英國所奪去，他們的理想，雖已被泰西文明打擊；他們的經濟受外國人霸持；他們的生活，雖被現代帝國主義者榨擠得不堪，可是世界的狂風，已打他們的耳鼓，自由平等的警鐘，已將他們振醒；而革新回教的高潮，在印度洋沖起絕大的高波浪，回教徒在政治方面有阿里氏兄弟，扮着重要的角色，思想界；依克駛着破浪的巨輪，阿里兄弟在政治舞台上，用那響亮的聲音，清婉的嗓子，時時唱着悲痛的歌曲，有時唱着雄壯的詞歌，有時打着警民的鑼鼓，有時吹着醒覺的笛聲，有時奏彈着努力的琴聲，也有時拉着奮鬪的毗亞玲。依克巴呢？也以思想爲船，紙張爲船，筆墨爲機舵，滿載着世界落伍的回教同胞們，向伊斯蘭的目的所在，前進！前進！！前進!!!

在這些有精神，有豪氣的領袖，指導之下的印度回民現在政治獨立方面掙扎着，文化宣傳方面奮鬪着，提高經濟方面活動着，振興藝術方面

努力着，保全回民利益團結着，聯絡世界回民方面協作着，可是我這篇短短的印度通訊中，不能一時把印度回民的各種狀況完全寫出，因為這太多了，今且講他們的政治的活動。

讀者們知道在印度國中，目下最使人注意的問題是什麼？揣摩一下罷！印度獨立運動？甘地主義？康格雷斯？圓棹會議？呵！其最使人注意而覺有趣的，目下印度的問題，原來不是上述的幾種之內也不是其外的一個重大且與其生死有關的問題；那就是回印民族選舉問題呀！回就是回教，印就是印度教，自然讀者們都知道，「印度」是國名，不過在這「印度國」中有一種宗教，東西人士都稱它為「印度教」Hindu，而「印度」Hindstna就是這名詞的代名。這個選舉問題，就表面看來，似乎與印度獨立運動，甘地主義，康格雷斯及圓桌會議等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就實際講來，不論你要談上述的那個問題，你總不能離開回印選舉問題，所以現在印度的回印選舉問題乃其他各問題的中心，各問題總關鍵；回印問題一解決，印度的甚麼政治問題，獨立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了。何以呢？印度國中有八千多萬的回教人，而印度教徒，若是把內部

各派拉起來，約有二萬五千萬之譜，他們的數目較回教人要多兩倍有餘。他們的文化，語言，思想，社會，生活以至信仰與回教人殊異，因為殊異的原故，所以在任何方面都是難合作的。起衝突是常有的事。印度教信多神，拜蛇拜猴，拜牛拜樹，這種信仰，回教人那能承認？印度教主張厭世，悲觀，淡泊；而回教採取的是治世，樂觀，活動；印度教徒要實行印地(Hindi)為國語而回教人要提高烏爾都文(Urdu)，普通稱印度語(Hindustani)；印度教的宗旨是為個人謀福利，回教之主義在為衆人造幸福；印度教中有家族，貴族制以及階級觀念，回教中無階級觀念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平等的待遇是它的精神。所以，既有這些殊異之點，回印的合作，何能實現？更有近者，就是他們的種族各異，印度教徒多本地土人，其色黑，純正的印地安人血派，很難找到，而印度的回教人，他的祖宗都是來自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及蒙古等地。為着種族不同的關係，回印的合作更難實現了。

以上說明了回印兩教不同的要點，現在我要講它與獨立運動的關係了。真的，這是一個難且複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很難把它說清楚。世界上

人差不多都知道現在印度獨立運動的高潮，已到了沸點。佔據印度的主宰——英人——現在被印度革命黨人鬧的可謂不亦樂乎，英人本來望想永久的將印度佔為已有，可是這種「望想」將成「妄想」了！什麼槍炮及高壓手段，不但不能將印度的革命運動完全消滅，而且是所謂火上加油的更激烈。英人越用高壓手段，印度革命的火焰越盛烈。現在英國知道高壓手段是不能繼續實行的了，於是他們換了本來面目，由高壓主義而轉為軟化主義，前者之用槍彈壓制革命的熱潮現在已變為會議式了，——這就是圓掉會議的來原。」

(未完)

剎那間的真理 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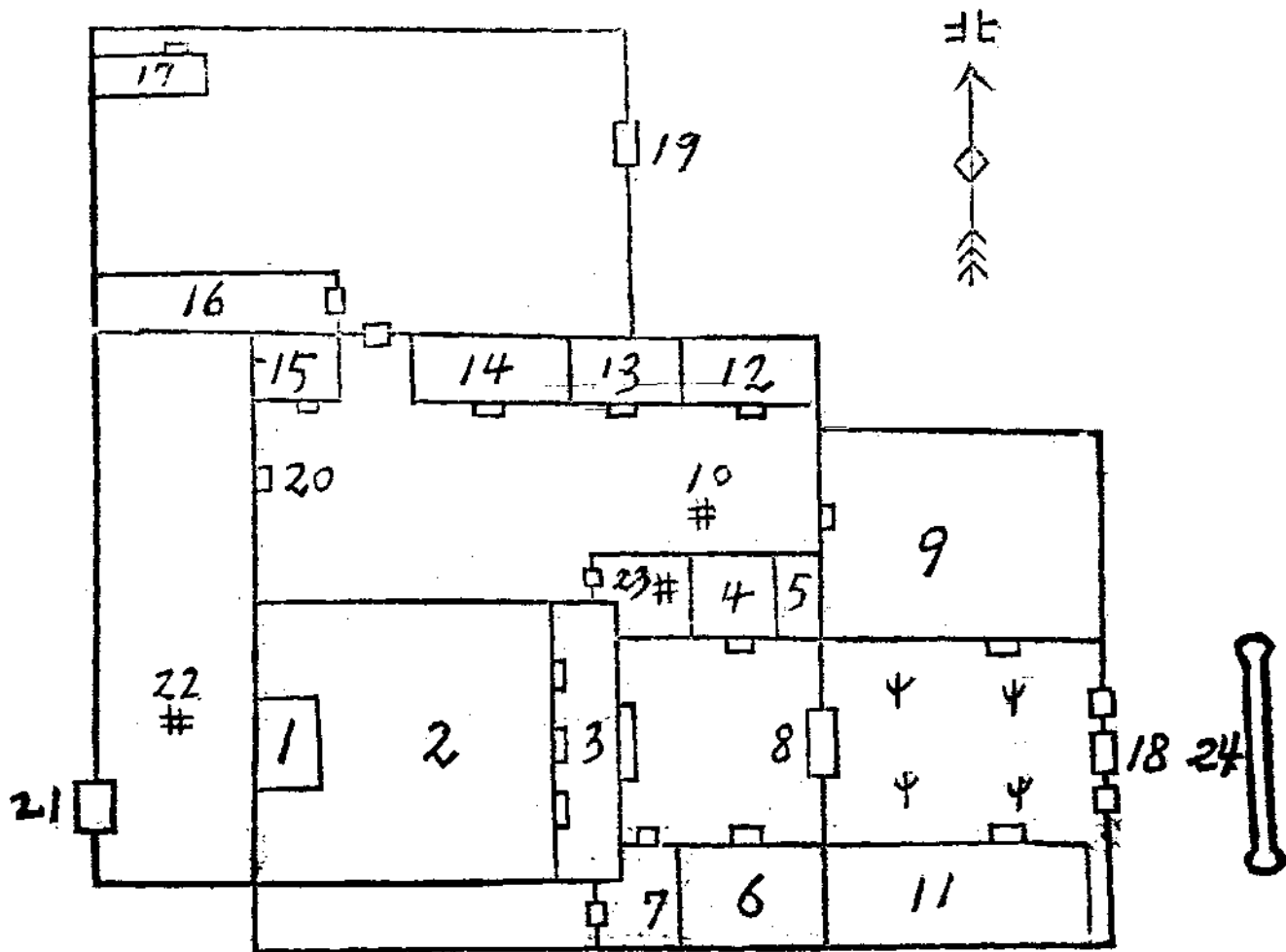
- 34 把娶妻或出嫁的費用挪去教育自己，把自己教育完好了以後可以從容的娶或嫁；並且到那時候一定不是被動的娶或嫁，而是自動的結合了。
- 35 「阿衡的話就是聖人的話，用阿拉伯文寫的就是經。」諸如此類的種種全是虎人。

北平德勝門外大關

法源清真寺

調查

十九年三月張旭初調查



(I) 德外大關法源清真寺分佈圖說明

法源清真寺在德勝門外禮拜寺街。中央正門向東，新門向西。其南前段，為孫姓房產，後段為王姓房產；北前段為王姓房產，後段為寺產。後門接不通巷，東向影壁，臨禮拜寺街，西臨大街。新門於民國十九年一月開闢，與北郊警署第二分駐所，共用寬七丈長十餘丈之步道，銜接德外大街，教民赴寺，頗為便利，惜乎旋因失物局鎖禁止通行。茲將寺之狀況，畧述如下：(1) 審殿三間 (2) 大殿兩進，共六間。 (3) 抱廈三間 (4) 阿衡講堂 (5) 阿衡沐浴室 (6) 阿文學生自修室，並宿舍 (7) 廚房 (8) 亭子二門 (9) 教民沐浴室 (10) 現用甜水井 (11) 鄉老暫息室 (12) 擴充大殿木料暫存室 (13) 寺師付住所 (14) 小學 (15) 喪具室 (16) 小學女生廁所 (17) 教民廁所 (18) 正門三座，兩段短牆，有「開天古教」橫額，筆法蒼勁可觀。 (19) 後門接不通巷 (20) 後院門 (21) 新門通德外大街 (22) 新購大殿地基內之井， (23) 舊井屋 (24) 正門對過影壁， (4) 樹木。

按德外大關清真寺，規模狹小，每逢開齋大典，殿中容納不下，多半在院中露天舉行。前雖發起擴充大殿運動，奈以工費浩大停頓，殊為可惜。所望各地教胞，努力援助，早底於成，則非僅該地一部分之光榮也。

(II) 沿革

原有禮拜寺基地，在教場口內北上坡，茅屋數間，水井一眼而已。不知起自何年，在清代康熙初年，始由張鴻羲公，糾合教民，提倡遷移擴大。有穆姓捐助地基一塊，即今寺也。舊寺房室傾圮無存，只餘一井耳。今寺因此地生齒日繁，禮拜者衆，大殿狹隘，難以容納。前年由該地發起擴充大殿運動，購材多件，復經東城丁子清先生助瓦一萬。若得賢明教長，幫助籌畫，早竟其事。惜歷任庸腐，怠於公事，以致停頓，誠可惜也。

(III) 掌教

本郡向無掌教之設，教務均仰人鼻息，故教受教長居奇。每屆大典或齋月將臨，辭任，匍匐滿院，跪盈丹墀，衷呼挽留。若本處有一二經生，則又視爲異物，豈非怪事！

(IV) 宗教師之生活

阿衡及海里法(經生)，皆無特別技能，惟仰仗各家延請，念經走墳及些微供給而已。

(V) 禮拜之人數(平日及大典)

禮拜，平時五時約三四十人。聚禮日約二百餘人。欽命齋月(台拉威孩)約四百餘人。大小開齋節約六百餘人。

(VI)封齋(傳月法及封齋人數)

傳月初二，初三，時多。至封齋人數，男女幼童，共約千人之譜。

(VII)天課(所納數目及用途)

本地散天課人甚少，或秘用於親朋窮苦者之間，無從調查。

(VIII)乩帖(所納的數目及用途)

每年懸錦帳二三次不等，約一百二三十元。每月寺中開支約三十元，年約四百餘元。蓋德雷約數十元。兩次聖會，約百餘元。外郡募款建築寺院，約四五百元。統計千元左右。

(IX)朝天房(到麥加巡禮)每年人數及辦法
無

(X)宗教教育情形

中年人強半幼而失學，幼年多入異教徒主辦之學校，如本地華嚴寺廟內，僧徒所設之校。共有男女生二百餘人，十之八九，俱係回教子弟。開辦時，每星期六，講習佛經，而學生皆嗜之不倦，樂此不疲。那摸阿彌……之聲，盈巷塞耳，而吾教人士熟視無覩，其不注重教育可知！然鄙人創設一清真模範小學，於本地張家大院地方，學生男女七十餘人，每日加設清真教義兩小時，反因頌贊「(安拉)」受教胞攻擊，遂於十八年瓦解。此次經丁校長委為廣育分校教員。召集學生四十餘

人，反有佛教子弟三十人左右。教胞對宗教教育無真認識，良可慨也？

(XI) 婦女及兒童對宗教之觀念。

婦女及兒童，信心頗篤誠，惟趨盲從一派，缺乏指導，亦無女寺。

(XII) 宗教團體

寺內無董事會，寺外惟廣育學校附設施診所一小組織而已。其馬行商會雖多半為回教教人，而會址反設在華嚴寺廟內，理由殊屬費解。每年馬行商會，恭祭馬王一次，延僧誦經，置備素葷筵席，教中巨紳，躬與其盛，尙可稱宗教團體乎！

(XIII) 對他教人的感情

本地十分之九皆馬行人，因同業關係，早與回民同化，感情尙洽。

(XIV) 碑文

無

(XV) 一班教民對宗教之觀念

一般教民，視宗教如命，但缺乏常識。見阿文則稱為經，視如神聖。最可異者，有貼清真曆表於香爐置放處之壁間，因其橫額有阿文聖諭及阿文月名，則又恐居室不潔，剪紅花樣吉祥話，如「事事如意」「三仙」「松竹梅」「四季花」將阿字遮掩。外教人見之，多誤認為所供之像。而若聞外教人，學說阿語，如聞父母之名，急阻之。凡此皆應改變之陋習也。然恪守教律，服從阿衡，則有足多者。

國 難 期 中
恕 不 賀 年

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

注意呀！

漢譯偉業減價了，

原價	一元五角
特價	一元
發行所	天津伊光報社
分銷處	北平清真書報社

●快買宗教小叢書●

 它是時代的產物 

現在已出版的有四種，它仍然繼續出版不斷
○已然出版的四種，存書不多，各方教胞請速購
焉！

- | | |
|-----------|------|
| 1. 和平的宗教 | 二角 |
| 2. 答 問 | 二角五分 |
| 3. 穆斯霖的祈禱 | 二角五分 |
| 4. 穆罕默德 | 三角 |

譯述者 追求學會 發行者 清真書報社

一千年中西回史日曆

編著人 陳 援 菴

定 價 十 六 元

郵 費 三 角 六 分

代 售 處 清 真 書 報 社

北平牛街

新聞

買 呀！

→ 二十一年的清真曆表出版了！

甲種

零售 每張 洋二分五釐
躉售 每百張 洋一元
(每百張外加郵費二角一分)

乙種

零售 每張 洋一分五釐
躉售 每百張 洋伍角
(每百張外加郵費一角一分)

凡購不滿一百張者均按零售計算
發行所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

投 稿 簡 單

1. 本刊暫九分欄：教義，評論，通訊，社會調查所，藝圃，論叢，稚園，新聞社，答問各門均歡迎投稿，文言語體皆可。
 2. 投寄之稿，請用墨筆繕寫清楚，以免錯誤，能依本刊行格繕寫者尤佳，並請加新式圈點。
 3. 投寄譯稿，請寄原文。
 4.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不退還，如在三千字以上者不在此例。
-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 投寄之稿揭載後，得酌酬本刊若干冊，或若干號，無他酬。
- 及稿請逕寄北平宣武門外牛街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收。

表 目 價 告 廣				表 價 定				
製版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北平宣武門外牛街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覆	普通	正文後	一元	六角	四角	郵票代價實收以半分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請將姓名住址寫清以免錯誤		
	上等	正文前	四角	八角				零售每册大洋伍分
	優等	封面之內及對面	二元					每月一册
	特等	底封面之外	三元					全年十二册
等 地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之 三 分 一	定 全 年 十 二 册 數	郵 費 國 內 五 分 國 外 一 元 二 角	預 時 期 册 數	書 價 連 郵 費 國 內 國 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正道雜誌 第二卷第一號 編輯主任 馬 宏 主 編 者 追 求 學 會 發 行 者 北平清真書報社正道雜誌社								

THE JUSTICE

MONTHLY REVIEW

Vol. 2, No.1, JANUARY 15, 1932

Edited by The Searching Academy
Publisher-Chinese Islamic Book Co.

Ox street Peiping China

Price: 60 Cents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鳴謝

曲榮先先生十一月份月捐洋十元

清真小學校用什麼課本子呢？

下面是本社出版的幾種課本，那是專爲清真小學校採用而編制的。

清真啓蒙字母		五分
天方字母彙編	丁子瑜著	二角
中阿文開理埋		五分
依嗎呢	丁子瑜著	一角
經漢文也帖		一角五分
經文孩提本		一角
經漢文開合福		一角五分
小學經文課本	趙振武著	六分
清真沐浴禮拜教科書	張鴻韜著	一角
女子沐浴禮拜教科書	張鴻韜著	一角
小學教典課本	楊旋圃著	一角
小學教典問答	馬瑞圖譯	五分